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系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秋天是一個動詞

李坤

立秋那天，母親照例是要「咬秋」的。天還沒亮透，她就挎著竹籃出了門，回來時籃子裡臥著一只圓滾滾的西瓜，瓜皮上還掛著井水的涼氣。午飯後，她把西瓜從井裡吊上來，放在樹蔭下的小桌上。刀剛挨著瓜皮，「咔嚓」一聲脆響，瓜就裂成了兩半，紅瓤黑籽，甜絲絲的氣味一下子漫開來。

母親把瓜切成月牙形，一塊塊遞給我們，嘴裡念叨著：「咬一口秋，身上不生痱子，肚裡不鬧毛病。」我們捧著瓜啃，汁水順著下巴淌，涼意從舌尖一直竄到腳底板。咬秋，是莊稼人迎接秋天的第一個動作，用牙齒把秋天咬住，咬得實實在在。

村後的稻田裡，父親已經磨好了鐮刀。那把鐮刀在磨刀石上來回蹭了十幾遍，刃口薄得能映出人影。他蹲在田埂上，手指試著刀鋒，眯著眼看稻穗。稻穗勾著頭，一粒一粒金黃飽滿，風一過就沙沙地響，像在催人動手。父親不說話，只是把鐮刀別在腰後，彎下腰去，左手攏住一把稻稈，右手一拉，稻子便齊齊地倒在懷裡了。那動作極快，一彎腰一起身，一彎腰一起身，身後的稻把子就一行行排開去。秋天的動作，在父親彎腰的姿勢裡，藏在鐮刀割斷稻稈的那一聲脆響裡。

村東頭的曬場上，母親和嬸子們忙著「曬秋」。竹匾一只挨一只擺開，紅的辣椒、黃的玉米、白的蘿卜干，各佔一塊地盤。母親蹲在竹匾前翻曬那些辣椒，手來回撥拉著，像在撥拉一地的碎紅。屋簷下還掛著一串串穿好的紅辣椒，風一吹就輕輕晃蕩。牆頭上擺著幾只竹篩，曬的是剛剝出來的花生，殼上還帶著泥，在日頭底下慢慢褪去潮氣。曬秋的動作是瑣碎的，翻一翻、挪一挪、收一收，可每一翻每一挪裡，都透著過日子的幸福感。

午後，我坐在院門口的老槐樹下，看見鄰家的小丫頭跑過來，手裡舉著一根長長的竹竿，竿頭綁著鐵鉤，夠樹上的柿子。

她踮著腳，竹竿晃來晃去，柿子沒夠著，倒打下一片葉子，落在她頭上。

她也不惱，撿起葉子看了看，又仰頭去夠。這時候秋風正好過來，拂過槐樹的枝梢，有幾片黃葉悠悠地打著旋兒，一片落在我的腳邊。我拾起來，葉脈還清晰著，邊緣卻已經卷了。秋天的動作有時輕得幾乎看不見，像一片葉子的飄落，像一陣風的經過。

黃昏來得早了些。母親開始收攤子，一樣一樣往屋裡搬。父親從田裡回來，褲腿上沾著草屑和泥點，把鐮刀掛在牆釘上，洗了手，坐在門檻上抽煙。炊煙從各家的屋頂升起來，炊煙也是秋天的動作，慢悠悠地、不慌不忙地往天上爬。灶膛裡塞的正是新收的稻稈，火苗舔著鍋底，飯香混著稻草的焦味，飄了一院子。

天暗下來的時候，蟲聲起來了。蛐蛐在牆根的草叢裡叫，一聲長一聲短。母親喊吃飯，碗筷擺在小桌上，新米飯冒著熱氣，就著一碟醃辣椒、一碗炒絲瓜。我端著碗，忽然覺得這頓飯吃得很慢，慢得能嘗出每一粒米的味道。

秋天不只是一個季節的名字。它是咬、是割、是曬、是收，是彎腰、是踮腳、是煙囪裡爬上去的那縷炊煙。秋天是這一切動作的總和，是莊稼人用雙手一天一天做出來的日子。

秋山靜看晚雲舒

游貴陽

重陽，天高，氣爽。我陪年近八旬的老父親去登山。

山路彎彎繞繞。台階上鋪了厚厚一層銀杏葉，踩上去咔嚓咔嚓響，碎成一片金箔。父親走得不快，我跟著慢。他仰臉曬白頭，眉毛眼睛全舒展開了，哪像快八十的人，倒像個偷得半日閒的。

半山腰有片老松林。陽光從枝椏縫裡漏下來，一地碎金。松脂苦的，聞著醒腦。父親挑了塊青石坐下，抻了抻衣角，長長吐氣，肩膀塌下去——整個人松了：「不急，歇歇。」

父親眯著眼，眼神松弛得像山溝裡一潭不動的水。過了好一會兒，他眼角皺紋全打開了：「早些年，每年重陽，我和你媽都會來南山坐著。她說人到了秋天就該學雲——舒舒卷卷的，咋樣都好看。」



風又來了，松濤譁譁。一片葉子落在姑爺膝蓋上。他捏起來翻來覆去地瞧，手指一松，讓風卷走了。嘴角掛著一絲笑。

太陽照在他臉上。他手搭膝蓋，手指偶爾敲兩下，像打拍子。敲著敲著，手指停了，下巴微微一點，像是對什麼暗暗應了一聲。

風停了，鳥不叫了，天上雲慢吞吞地挪。我看著父親的側臉，忽然覺得他坐在那兒就是一朵雲——不緊不慢，不慌不忙，來來去去全是自在的。

也不知道坐了多久。父親站起來，拍拍褲子上的松針，轉過臉，兩頰紅撲撲的，眼睛亮得跟孩子似的：「走，下山吃碗面去。」他腳步輕快，哼著老調子，跑調跑得厲害，高興勁兒藏不住。

山腳小面館，父親要了碗清湯面，撒一撮蔥花，呼呼地吃，額頭沁出細汗。吃到一半放下筷子：「這面，鮮。跟山上那陣風一樣，清清爽爽的。」說罷又低頭吸溜，肩膀松松垮垮的，像還坐在青石上。

出了面館，他走在前面，背著手，步子不緊不慢。

我跟在後面，手機震了一下，工作群消息。擱往常早回了。這會兒拇指懸在屏幕上方，愣了兩秒，把手機翻過去揣回兜裡。我發現自己步幅不知何時已跟上他的節奏，鞋底踩出了踩銀杏葉那種咔嚓咔嚓的節拍。

抬頭看他背影，白發被午後的太陽照得近乎透明。回頭望了一眼——松林還在，青石還在，雲還在，正慢悠悠地舒開。這便是真正的好光景。

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

水上飛人

付令

峰回路轉，不覺已進入深幽峽谷的盡頭。眼前，三千尺飛流奔落，時刻撞擊著一潭碧波。我矗立在潭邊，被迎面而來的水汽所包裹。

細聽之下，在巨大的水流聲裡，夾雜著陣陣歡呼。在潭的另一邊，兩根銀白水柱自水面騰起，隨即一道道的DNA螺旋纏繞，托著一個身影扶搖而上。定睛一看，原來水柱之上是一位身著紅色緊身防水衣的女飛人，只見她像踩著「滑板」凌空旋折，然後又懸停在紛飛水霧之間。大家驚羨這空中的颯爽，人群裡有說有笑。

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說從小就有飛翔夢，還說為了順利起飛，特意減了體重。風聲水聲裡，女飛人笑著回答：「不必刻意減重，放膽來試。」這男子雙手攥住側邊扶手，一只腳從岸邊平台踏上「滑板」形狀的摩托艇，隨即有試著放上另一只腳，但遲遲不肯松開雙手。幾番鼓勵，他松了手，重心移到摩托艇上，水柱也陡然發力，像火箭點火一般把兩人托起。該伸手扶住女飛人的時候，他卻難為情，遲遲沒有抬手。重心瞬間散亂，他在水柱上東倒西歪，女飛人竭力調整，終究還是失控，兩人一同跌進潭裡，水花炸開，引來岸邊一陣哄笑。

哄笑聲散去，一位十來歲的小姑娘又站上摩托艇，被托舉著緩緩升空。起初她還試著張望，升到半空，忽然有點暈，連聲說害怕。女飛人沒有勉強，不催她堅持，順著水柱慢慢收力，穩穩將她送回平台。

我忽然想起舊時課本裡的兩段文字。一是《賣油翁》中，老翁覆錢於葫蘆口，油自錢孔瀝入，油不沾錢，只淡淡一句：「我亦無他，惟手熟爾。」世人只看見油線細巧，看不見日復一日反復斟瀝，把分寸刻進掌心。二是《琵琶行》，「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，琵琶女弦上流轉的妙音，只有天生的才情還不行，必須加上長年捻抹挑彈，才能在弦上磨出自如。在說笑間，我恍惚又見到周潤發在電影裡的模樣。周遭人聲鼎沸，萬眾矚目之下，他神色淡淡，手握從容，對弈落子。旁人看得手心冒汗，他卻心中自有分寸。

外人看到的是瀟灑，內裡則是一份不動聲色的自我掌控感。眼前的水上飛人，水花翻湧給觀者的是熱鬧與沖擊，而從容自持早已深入身心。

在同伴的起哄下，一位二十來歲的姑娘也上了女飛人的摩托艇，被抱著飛升起來。腳下的水柱力道瞬息萬變，托舉、轉身、調整重心，稍有偏差便會落水。盡管加了一人的重量，但女飛人似乎總能很好控制重心，姑娘也很配合。我想起冰場上雙人滑的托舉，每次輕盈的拋接背後，是無數次重重摔落在冰面，肌肉在疼痛裡記住發力的節點。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力量、重心、信任、配合，千萬次磨煉。毫無疑問，女飛人也經歷了水下千百次失衡、摔倒、嗆水、重來，還有日復一日的負重訓練。

天地為台，山水作幕。一襲紅衣，腳踏銀練當空舞。技藝到高處，便生出溫柔。這個踏水而歌的女飛人，練就一身強悍力量之後，不僅驚豔眾人，更是一份包容，一份穩穩的承接。

王良培家屬捐
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

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訊：本防火會新聞主任王良培老先生（即是建設主任王子雄先生令尊）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，享壽積閏壹佰高齡，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其哲嗣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秉承令先尊生前熱心公益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雖於守制期間，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，特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防火會福利公益用途。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謹藉報端，以申謝忱。

王良培家屬捐
菲華泉州公會福利金

菲華泉州公會、菲律賓泉州總商會訊：本會榮譽會長王良培老先生，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，享壽積閏壹佰高齡，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其哲嗣幼承庭訓，事親至孝，秉承令先尊生前熱心公益，樂善好施之美德，雖於守制期間，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，特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公益用途。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謹藉報端，以申謝忱。

陳芳勝芳旭捐
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

菲律濱深滬潁川陳氏宗親總會訊：本會理事陳芳勝、芳旭宗長令尊陳茂煥伯父，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三日逝世，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芳勝、芳旭宗長幼承庭訓，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，熱心社會公益，守制期間，尚不忘善舉，特獻捐菲幣貳萬元，充作本會福利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陳芳勝芳旭捐
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暨商會

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暨商會訊：本會理事陳芳勝鄉賢、亦即芳旭鄉賢令尊陳茂煥先生，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三日逝世，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陳芳勝、陳芳旭鄉賢熱心社會公益，為人慷慨豪爽，悲慟之餘，仍不忘行善，特獻捐菲幣貳萬元，充作本會福利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陳芳勝芳旭捐
旅菲深滬港阜同鄉會

旅菲深滬港阜同鄉會訊：本會理事陳芳勝、芳旭鄉賢令尊陳茂煥老先生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三日逝世，老成凋謝，軫悼同深，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陳芳勝、芳旭鄉賢熱心社會公益，樂善好施，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，特獻捐菲幣貳萬元，充作本會福利用途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王良培家屬捐
岷里拉百貨商福利金

岷里拉百貨商同業公會訊：本公會名譽顧問王良培先生，（亦即本公會調查主任王子俊同仁令尊）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八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三十分，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，享壽積閏壹佰高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王顧問良培先生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，關心本公會會務。其哲嗣幼承庭訓，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，特撥出菲幣伍萬元獻捐本公會充作福利基金，仁風義舉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予以表揚，並申謝忱。

王子俊昆玉捐
普濟社福利金

菲華普濟結義社訊：本社保管主任王子俊昆玉令尊王良培榮譽理事長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壽終紅衣主教醫院，享壽積閏壹佰高齡。老成凋謝，較悼同深。出殯之日，飾終令典，白馬素車，極盡哀榮。

王子俊昆玉素著親至孝，閭里同欽，秉承庭訓，樂善好施，孝思純篤，守制不忘社會公益事業，特獻捐本社菲幣伍萬元、充作福利用途，仁風善行，殊堪欽式，特藉報端，以申謝忱。

譚安強逝世

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：本總部委員譚安強大哥，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六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六時，壽終正寢，享壽八十有五高齡。哲人其萎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07-ANTHURIUM）靈堂，擇訂於十一月十二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五時出殯，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本總部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

並擇訂於十一月十一日（星期三）下午六時，在其靈前舉行洪家祭禮，以表哀思，而盡蘭誼。

林安利逝世

和記訊:僑商林安利老先生，原籍福建龍海角美東山，亦即僑商林鈺錞令先尊，不幸於二0二六年十一月七日晚九時四十分, 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八十有一高齡. 星沉南邦, 軫悼同深.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(Sanctuarium 302 – cattleya) 靈堂. 擇訂十一月十三日(星期五)下午三時十五分出殯,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菲律濱 青陽石鼓廟
敕封順正府 大王公 董事會 獻花
婦女會 執紼 通告

為通告事：本會董事兼秘書長莊志榮先生令先慈，莊府王太夫人諡烏蓮（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）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時零三分，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八十有五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靈堂，擇訂十一月十二日（星期四）上午十一時出殯，荼毗於聖國聖樂堂。

本會軫念莊府王太夫人生前相夫有光教子有方，爰特定十一月十一日（星期三）下午七時半，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，凡吾會職員務希前往參加獻花祭禮以表哀思，而盡會誼。

右通告

董事長：莊偉東
執行副董事長：莊健龍
副董事長：莊銘鑫 莊長順 莊金川 莊偉民 丁景聰 莊銘祝
會長：莊秀麗
執行副會長：莊美雙
副會長：莊美端 吳雅詩 施曉秋 蔡美懿 吳碧玉

本會全體職員

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九日

訃告

莊王烏蓮 （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） 逝世於十一月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	**譚安強** （廣東台山） 逝世於十一月六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 207 – anthurium)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時
林安利 （福建龍海角美東山） 逝世於十一月七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(Sanctuarium 302 – cattleya) 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十五分	流芳百世